



李學士註

珍尚書內簡尺牘編註卷之九

與常守錢舍人

三帖

自公繇西省

唐志武德元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

省曰西臺中

進領北扉

唐志唐制文書詔之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

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猶未

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 貴名異白雖在窮

陋固已懷堅高之慕

語子罕篇鑽之彌堅仰之彌高

屬者臨州適

在桑梓

詩小弁篇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區區以賴過所望焉即日

歲晏洵寒伏惟台候萬福謹上狀不宣○某昨夢

已空非復故我猶有見賢之願在

語里仁篇見賢思齊焉 盛

德雅望宿昔所慕而開府之初簪紳全集不敢以野服進盍在衆人之後也

使君下車適此歲換百蟄皆舊記月令孟春之月蟄虫始振仲春之月蟄虫咸動萬彙向榮阜蓋班後漢志列侯熊軾阜蓋當自茲

始某退耕一廛孟子願受一廛而為氓又周禮一夫田一廛云百畝曰廛今

老矣猶是部中受賜一人之數也幸甚

與常守虞龍圖季澤八

二天之下後漢史蘇章傳云章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又明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甘人皆行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

人欽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去使君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再

起居狀固自剽聞而不數啓問鈍廢禮不為亡

負也伏奉手誨具審即日春和台候勝常以聆召

見膝席對休書曰對揚王休前漢史賈誼傳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

至入見上方受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儀半帝前席註曰漸

俛近誼聽其言也鋒車趣還可拱而俟矣晉史追鋒車日行五百里

投界於此詩巷伯篇殺界遂削迹於門下豈應重

勤省錄煩費公帑伏枉厚餉愜意無重適以上冢

少留山中不即占謝區區愧荷之深

彌時上狀區區瞻遡莫抒下情溽暑不審台候何

如麩麥廣雅曰大麥麩也小麥也登而雨白水

青秧彌望一州豐年之祥也亦臨安之役本為妻

毋作湯餅偶舍弟追送女甥赴泰興姻期田間無

壯子弟守舍遂過期而止當伏涼秋一行也

即日秋高共惟台侯萬福某比過餘杭婦家至荆

溪又少留還次村舍聞公受代矣衰老寓一廬

善注恩顧獨厚豈減卧轍之氓後漢史侯霸傳

淮守被徵百姓攀轅卧轍不許去君房為臨

沒老欲營一巢近買松杉百餘枚江以待農隙

一牒乞判執欲藉餘庇旬月致之尚可及茂老樞

密胡松年中子讀書過目輒成誦賦詩立就出語

驚人真公宅相也晉史魏舒少孤為外家甯氏所

外祖母以盛氏甥小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

氏成此宅相唐杜甫集有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

石首赴縣聯句云愛爾尚書重之官宅相賢又唐

杜甫詩云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即日秋晴伏惟台侯萬福側聆造朝已戒徒御詩

攻篇蕭蕭馬鳴攸攸旆竟不獲一拜下風南華真

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竟不獲一拜下風經在宥

篇云黃帝聞廣成子在空同之上故往見之退

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

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

云少展維桑之歌注見卷首高情凜然未加督過督

遠塵誨問衰病增光忽忽占叙豈盡感悰自公領

此州教條寬簡闔境晏然無疾呼忽步之警及此

代歸邦人度不可借留後漢史寇恂傳建武二年拜潁川太守三年即拜為汝南太守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云恂前為潁川大徒有截鐙之戀開元天寶遺事

守故曰復借也姚崇牧荊州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截鐙留鞞以為遺愛新牧奏之朝廷加獎况比衰老感悵

尚何言

即日履茲冬序共惟台候萬福伏承一解印章不

果一陪賀客之後賢者久留凋郡乍釋重負鳧驚

之行注見前卷掃迹唐北甫集游龍門寺詩云山林迹如掃亦自脩

然即聽除書還禁近慰此僉屬

與常守直閣湯舍人

三帖

某衰病日侵憤憤然晉史志庾翼與兄冰書曰歲

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為石季龍頻年再

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憤周庾信詩云憤

憤天公曉精非故我也如公名德世論所屬亦復

剽聞而寒溫之問未嘗一至顯貴之門及是方得

占叙萬一

分違十六七年俛仰如昨比聆旌騎已次里門即  
日秋高共惟台候萬福某除籍為民不當以姓名  
聞於下執事屬有一日之雅敢布區區不宣

使君開藩一時縉紳士大夫寓公寄客遠者迎於

境上近者亦至鈴下

見同卷王舍人帖注

所以致桑梓之恭

注見卷首錢舍人帖

獨某廢錮之餘不敢以野服見高明所

炤必無譴過幸甚

與台守曾即中

名樽字宏父

十帖

南北相望聲問缺然德升遣介

李尚書字德升

草草寓一

書審已省察奉函教喜聆即日春和台候勝常公

把一麾

見李尚書帖注

為千里師帥而發興在玉霄之上

唐杜甫集鄭縣亭子詩云戶牖憑高發興新又東樓詩云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玉霄峯名在天

台山乃司馬子微所居也

醉著宮袍

唐史李白傳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

無望三山銀闕於雲濤煙霞之間

史記封禪書云蓬萊方丈瀛州

共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為一

關草木禽獸盡白

望之如雲又至反居水中欲

世固有揚州鶴也

按

到即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 揚州鶴也 言揚州天下之樂國如帝應物詩云雄藩鎮楚郊

地勢鬱岿荒嚴城動寒角曉騎踏雪橋杜牧詩云  
秋風放螢苑春草鬪鷄臺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  
何處教吹簫等句猶未足以盡揚州之美至張祐  
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  
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別是戀膠此境生死  
以之者也隋煬帝不顧天下之重千乘萬騎錦纜  
牙檣來遊此都竟歲骨於雷塘之下所謂禪智山  
光好墓田者耶又東坡先生題於潛僧綠筠軒詩  
云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  
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傍人笑此言似  
高還似癡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說  
者謂有客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為揚州刺史或願  
多賞財或願騎鶴上昇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  
鶴上揚州蓋欲兼三人者之所欲也亦不著所出  
傳書

### 自公守齊安

今黃州也

### 栖霞雪堂遂起廢

栖霞樓在黃州及東坡雪

堂皆曾守重建名章俊語藉藉滿淮吳士大夫之口按黃州  
使君近詩有棲霞會飲諸僚一篇云月近中秋好  
風因小雨清山眉煙外遠江練夜深橫我病自不  
飲君詩俱有聲放歌能取醉不必喚嘉榮棲霞偶  
作一篇云蔬飯幾忘肉清心已是僧春華空婉婉  
衰病苦侵凌風颺孤舟急江明遠浦澄郡樓來遠  
念實怯醉時登重九飲棲霞點絳唇一闕云九日  
樽壘要携諸客棲霞去滿城風雨記得潘郎句紫  
菊紅萸何意留儂住愁如許暮烟一縷正在歸時路  
又和何驥子應雪堂一篇云坐想誅茅日山川走  
百靈重来尋舊宅幾至泣新亭何意投天祿猶傳  
是歲星花磚知底物只合老沉冥皆鱸炙人口其  
建雪堂也何頴之作上梁文云歲在辛酉蔚成鳶  
鳳之栖堂毀崇寧淹作黜黜之野雖賢者天台詩  
視成毀為戲事而和邦人曷憑藉以追休云  
詞皆以王事從方外之樂東坡先生送楊傑次公  
詩序云無為子常奉使

登泰山絕頂雞一鳴見日出又余嘗以事過華山  
重九日飲酒蓮花峯上今乃奉詔與高麗僧統游  
錢塘皆以王事而從方外之樂善  
我未曾有也作是詩以送之云  
詞句高雅不自  
鳧鷖行中來後魏道武帝制官皆擬古雲鳥之  
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鷖取其飛之迅  
速也又韓文公集藍田縣丞廳壁記云吏抱成案  
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鳧鷖行以進  
邪立睨丞  
日當署云  
持玩三嘆記曰一  
唱三嘆豈敢獨享當與識者  
共之

台眷喜聞萬福大令嗣承奉貌類翁想今又如我  
長也省書知有哭幼子之戚計今悼念已衰不復  
薦區區之說也

○向來董太夫人會葬得所道書客中占謝不盡  
勤懇近日有客過言吳守罷去宏父已臨州矣窮  
陋寡聞久不上記但有愧慄即日春暄體力何如  
比見棲霞樓上梁烏鵲南飛大江東去之語天設  
此奇對待公拈出也按許端夫齊安集載此文云  
蕞然知邑舊資魯索之間巋  
爾黃岡今据楚波之匯頃自寇戍之叛亟為盜殺  
之區殘害劇於虎狼殺戮至於雞狗荆榛荒穢豈  
但千家唯百家之存風雨晦冥時聞新鬼和舊鬼  
之哭山川不改圖籍可稽念異時郡國共理之賢  
多鳳閣鳶臺之舊頤前日燕寢凝香之地為兔葵  
燕麥之場訪臨臯之故基獨棲霞之最勝風雨所  
薄僅能覆三重之茆梁柱俱傾正可戒千金之子  
茲因遺址盡復前規取帑藏賦入之餘無田里追



胥之擾洪濤濺雪覽三江於几席之間疊嶂排雲  
揖五老於藤蘿之外孫仲謀之圓壇對峙元次山  
之宏樽在傍况茲卧鼓滅烽之時固多緩帶輕裘  
之暇味王粲登樓之作寄子牟存關之心何用橫  
槩賦詩繼烏鵲南飛之句但當舉酒屬客歌大江  
東去之辭爰架脩梁用伸善頌云烏鵲南飛魏武  
帝樂府詞見前注大江東去東坡先生赤壁懷占  
念奴嬌詞也亦見前二卷注敘徒活反強取也  
近藁願一觀讀至雌霓當為公擊節沈約作郊居  
王筠之讀至雌霓霓連倦約撫掌恐人呼為霓霓平声字

天台仙佛所廬

孫綽天台山賦王喬控鶴以冲天  
應真飛錫以攝虛按仙經桐栢山

金庭宮一名天台山高萬八千丈其山八百里四  
面視之如一金庭不死之鄉在桐栢之中方圓四  
十里上有黃雲覆之經舟水南行有洞交會從中  
過得行四十里則得也樹則蘇牙琳碧泉則石髓

金精其山盡五色金也桐栢真人右弼王領五岳  
司侍帝晨周靈王太子也游於伊洛好吹笙為鳳  
鳴學道於緱氏山道成昇天為真人治桐栢金庭  
宮云又各山畧記云天台是衆聖所降葛仙翁山  
也又幽真錄載劉阮遇仙於此山又傳燈錄天台  
山脩禪寺智者禪師太康七年隱天台山佛瓏峯  
有定光禪師曰此處金地吾已居之此峯銀地汝  
宜居焉往來居山二十二年建造大道場一十二所  
云其後豐于禪師寒山子拾得咸著嘗欲乘輕車  
異迹又五百羅漢所居具載山記云

一詣館於德升十日而後別今宏父為東道主古詩

云東道主當為我置醴見四卷無轅漢史音洛金  
人心匠巧

之嫌矣伯次仲蚤卒漢六年廢楚王信分其地為

二國立從父兄賈為荆王同父少弟交為楚王後  
分次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王初高祖微時嘗

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  
為羨盡轅金客以故去已而視金中有羨繇是怨  
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為言  
高祖曰非敢忘之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  
子為羨頡侯注云丘嫂大嫂也以轅顧以頭方  
金令為聲也頡音憂言其母憂羨金也

命薄所向累人不如其已也李舉之李主管筆力

雄贍可畏韓文公集病中贈張十八詩如公築詩

壇唐杜牧集詩云今代當使之致師也詩文發源

頽時陳無已趙德麟輩適亦守官於彼而歐陽叔  
弼與李默亦閑居日相唱和而二歐頗不作詩東

坡以句挑之云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  
兵袖手莫欺真將種致師須得老門生按周禮環

人掌致師注云致師者致其必死之志古者將戰  
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又春秋曰楚許伯吾聞致

師者御靡旌  
摩壘而還

屏迹一涯昇沉異路聲聞缺然旌騎入里門又屬

省妻母之喪於臨安山中章氏居臨安之塘頭村

之葬道過紫藤詩亦不獲寓一紙第極瞻悵即日春序晏

温注見卷伏惟台候勝常某殘年投老復見故

人旋即榮路黃堂在百里之近郡國志云吳郡太

君之子為假君之殿也因數失火塗以雌黃故曰

黃堂又吳宮至秦時猶存官吏以火視燕窟遂

其地則未聞或改也火焉其遺迹雖無存者或有一見之日也

某年幾七十日就灰槁南華真經云南國子綦隱

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而門內多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故李氏女子得疾不治繼哭妻母又哭一從弟而

亡女葬送方在經營之中年當佚老勞生如此華南

真經云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心衰

貌改非復故吾祗自憐耳

向寓狀後丘璋父云有司倉之命父之聞臨州去

矣德升書來喜聞動止即日歲晏雪寒伏惟台候

勝常昔時嚴瀨乃子陵隱處後漢史嚴光傳云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

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物色以訪之後齊國上

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

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

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輿地

志云七里瀨在東陽江不與嚴陵相接有嚴山桐

廬縣南有子陵釣魚處今山邊有石上而天台亦

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為嚴陵釣壇也

鄭虔謫官之地唐史鄭虔傳云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為廣文館博士時号鄭廣文

祿山反汗為官肅宗反正貶台州掾云世殊事異嚴睦為東藩嚴州集序

云自東漢之末孫氏據有吳越之墟始分歙縣之地建為新安郡逮隋而更名新定大業改為睦州

唐初改桐廬縣別置嚴州尋廢州以縣來隸至國朝宣和中始復今名蓋以子陵釣臺為是邦之重云天台為內郡朝廷專用一時之望吾宏父又以文章翰墨首被甄擢日佇寵嘉別膺新命

朱公太府公家父祖舊所臨金山丞相南豐先生也先祠

屋與尊公所營西樓建炎兵火燔滅殆盡公集載

衮墓誌云宣和初公倅京口攝府事郡有西樓公徹而新之為文記其成雄辭傑句殆與樓稱余與

韓駒子蒼張惠處文舍人三讀稱嘆而其崇遺誦見前猶在邦人之口

公以盛年追繼兩世舊物傳曰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又晉史王子敬卧齋

中偷人取物卧不動偷復登厨子敬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群盜驚走過家上冢訪

尋遺老黃童白叟唐韓文公集元和聖德詩云黃童白叟踴躍歎呀空巷

歡迎想今閉閣坐嘯後漢史黨錮傳云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傍南陽太守

成瑨亦委功曹岑陸二郡為謚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

但坐 雖蒲鞭亦不用也後漢史劉寬字文饒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

過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

公居官未嘗廢書新著猶未辱枉教也向守黃岡

棲霞雪堂遺址自公起廢千載風流遂與東坡共

為不朽蘇內翰謫黃州築雪堂以居躬耕於東坡之下自號東坡居士云司馬子

微名書絳闕身居赤城高風絕塵尚可想見否乎

續仙傳司馬承正字子微隱於天台山玉霄峯自号白雲子有服餌之術睿宗玄宗召至京尊禮之

蜀女真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無為風飄到一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承正名在冊臺身

居赤城此真良師也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非舟楫可往非飛仙不到自然回來承正受度後白日

上昇唐史亦有孫與公之賦晉史孫綽字與公太

傳在隱逸篇意將解印以尚幽寂聞此山神秀可以長往因使

圖其狀遙為之賦賦成示友人范榮期期曰此賦

柳地必為金聲韓公送惠師云韓文公集送惠師詩

也賦載于文選不羈人十五愛山水超然別朋親脫冠剪頭髮飛

步遺蹤塵發迹入四明梯空上秋旻遂登天台望

萬壑皆嶙峋夜宿最高頂舉頭看星辰光芒相照

燭南北爭羅陳茲地絕翔走自然嚴且神微風吹

木石澎湃聞韶鉤夜半起下視溟波銜日輪魚龍

驚踊躍嘯嘯成悲辛恠氣或紫赤敲磨共輪困金

鴉既騰翥六合俄清新常東坡送杜介詩東坡先

聞禹穴奇東去窺甌閩云東坡送杜介詩東坡先

介詩序云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幾先自浙

東還與余相遇於金山話天台之異以詩贈之我

夢遊天台橫空石橋小松風吹崗路翠濕香嫋嫋

應真飛錫過絕澗度雲鳥舉意欲從之脩然已松

杪微言絜珠玉未說意已了覺來如墮空耿耿窻

戶曉羣生陷迷網獨逢後古少杜叟本何人長嘯

萬物表裏空四壁振策念輕矯遂與赤城遊飛

步凌縹緲問禪不歸舍屢為瓠壺繞何人識此志

佛眼自然燎我夢若見之卓爾非魔媿仙葩發茗

益剪刻分葵蓼從今更不出閉戶閑腰裏時從佛

頂岩馳下高詞妙語至今與此山爭雄宏父官閑

雙蓮沼無事援筆一揮追配前作幸勿多讓

與吉守王舍人名洋字元渤 六帖

某謫居九年矣未嘗戚戚於此唐劉禹錫集謫九

已歷九秋未必有是舉為深愁莫高者天莫瘠者

泉維以極數無踰九馬伊我之謫至於數極長沙

之悲三倍而奇窮前漢史李廣傳云大將軍陰受

其時云上指以為李廣數奇顏師古注

馬

曰言命箋所向累人東坡先生與濠州陳章朝請書曰罪廢窮奇動輒累人故

不糶合也往還杜絕也又與陳原秘校書云衰病奇拙所向累人不復以姓名徹於鈴

下晉羊祜出鎮南夏鈴閣故人存錄屈賜書問喜

愧不可言具審春和台候萬福某屏迹田野相望

二千里之遠接奉何時臨紙悵然不宣

高文見寵獎予過情孟子聲聞過情君子恥之雖非所當得於

門下而精深華妙又過前作穎濱先生作東坡先生和陶詩序云獨喜

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朽想邇日探道著書與年俱老

可嘆可賀也東坡先生與錢濟明書云想見謫居以來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

可嘆可賀也某衰老廢學輒作數語占謝回啓見公文集非所

以報玆投也

伏蒙遣騎馳賜歐公岐公二集廬陵所刊歐陽文忠公文集及王岐

公文某衰病交侵百念灰冷南華真經云心若死灰獨嗜詩

一事習氣未除傳燈錄云僧問偽山頓悟云人更有修否師云如今初心雖從緣得

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除忽領玆遺鼓舞拜貺然歐

文舊版尚復訛缺公如少留要當一新乃已耳

某淪棄山林故人連兩年遣騎問安否高風絕塵

見二卷胡樞密帖注非今世君子所能望也衰老何以得此

窮歲凝寒共惟台候勝常偃藩久矣日佇詔追以  
日為歲也

廬陵吏民方安條教忽聞移牧又勤綏御之方開  
藩已久比復何如方遺珥筆之氓又徒懷研之境

必也使無訟乎

語類淵篇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謹曰鈞表虔吉腦後插

筆言其健訟也俚俗傳誦一書曰一啖

一啖

公文勝前作非諛言也別去十年筆力雅健

唐韓文公

集柳宗元墓誌云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如老驥伏櫪

魏武帝樂府云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它日當大典冊天厩四十萬

唐史志開元初姜晦以空名告身市馬於云胡州率三十四匹備一遊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

馬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云

可以一洗而空矣

唐杜甫集天育驃騎

歌云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嘆其才盡下又丹青引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

來赤墀下迥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綰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

空某衰老獨嗜書一病為深痼何日瞻迎傾倒所

懷

李學士新註孫尚書內簡史續卷之十

與衢守汪少卿

各思温字汝直

五帖

某頃罹重譴行次吳興故人臨州望望然如避垢

汚炊不及熟遂亟去

孟子伯夷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

既次封門與門下無一日之素而館留彌旬調護  
逐客種種加厚雖自為謀不過此矣如傳送十卒  
特為減半五輩自衢至臨川人人如使君臨視其  
旁客路泰然皆非意望之所及也按公所著左朝  
閣致仕汪公墓誌志紹興初余被讒斥徙象郡舟  
次三衢頓郊寺治遵陸之裝公間遣別乘移具存  
省而果茗藥餌肴醴之餉亡虛日蓋過旬而後去  
有旨所過州發卒護送公擇五人之謹厚者戒曰  
歸日視某官書有無為殿最於是五人者在道途  
代負荷備使令如使君坐視其旁行次臨川授書  
而返嗚呼余方抵重譴旅遊萬里日懷內溝下石  
之虞公亦以忤宰相出守已又觸諫大夫之怒而  
獨於放臣逐客哀窮悼屈矜護纖悉尚蒙賜於數  
百里外距今二十七年得公行事論次少紓懷惠

不報之責云蒙恩北還公方主漕計旋領臨安按墓誌

謂公薄已公曰諫大夫被召過郡或請公致豐餉公曰  
我為簡乎歲餘若陸盜起公聚兵境上塞其隘秋  
毫等罷歸未幾御史中丞辛炳道三衢得公寬狀  
疏辨其誣詔復故官再除吏部轉朝散大夫進司  
農少卿吳興擇守有言公三衢治狀者除直徽猷  
閣知湖州六年詔歸太府為少卿擢知臨安府遷  
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入  
年復還時衆愠尚斷斷又古詩云斷斷國多狗  
太府云

不敢以竿牘之私累左右而小人懷惠君子懷刑

小人沒齒語憲問篇飯蔬食尚當結草也左傳云



父治命嫁嬖妾及輔氏之戰顛見老人結草以亢  
杜回杜回躡而煎遂獲杜回夜夢老人曰予所嫁  
婦人之父也爾用先  
人治命予是以報

荆谿遇伯言

公尺牘又有與伯言二書知其為少卿之子也

傾蓋歡然如宿昔

家語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曰甚相悅願謂子路曰程先生

天下賢士取東帛以贈之又前漢史鄒陽傳云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文穎注曰傾蓋猶交蓋也又得寓一紙馳問安否重蒙省荅開讀喜不

勝言即日履茲春序共惟台候萬福林尉來還妻

黨二吳亦踵至具言德齒之尊為一世儀刑可敬

可慕也

某自抵大訶朝市已削迹公亦倦游

前漢史司馬相如傳云長

卿故倦游文穎注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

湖海就間

三國志云陳元龍湖

海之士豪氣不除

東西遙相望

唐廬玉川月蝕詩云日色遙相望

殆若參

辰然

蘇武詩云昔為駕與鸞今為參與辰王正長雜詩云王事離我老殊隔過參商又陸機詩

形聲參商乖春秋左氏傳云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闞伯季曰實沈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帝

遷闞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為晉星

云區區念德之心猶欲面陳萬分恐遂賫恨而沒

也

四明二湖之勝而新築領其要頃見魯南豐記廣

德湖記具南豐先生集俗所謂鸞脰者已墾而為田矣今

第舍所臨殆是錢湖非耶名利之場跬步如漆公

條然獨往一絲不挂傳燈錄云南泉禪師問陸且寸絲不挂師云猶是堦下漢顧恨不得奉杖屨以從也

某蒙德如丘山而未嘗一拜下風見九卷與此心

炯炯古詩此心炯炯君應識如觀河之見猶在也即日大暑

共惟台候萬福兩地相望雲齋錄二宋以文章齊名天下子京守蜀日作詩三首名曰猥藁有碧雲謾有三年信明月空為兩地愁後卒不又兩地人以為詩讖有三

江七堰之阻接奉無期臨書太息不宣

與秀守方學士務德

三帖

某歸舍未幾連雨彌月下田皆成巨浸已而復旱

省書知封內亦闕雨奈何歲事正可憂而邊聲益

急念之凜然淮南近起夫二萬增築山陽城壘安

得猛士守之如歌風者所云也前漢史高祖紀云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繫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小兒皆和唱之上乃起舞慨傷懷泣數行下

董有毒殺人而見錄於方書善醫者使之治

疾而不至於殺人可也本草云烏喙天雄味辛其有大毒唐本油云天雄附

此帖係五郡地  
實志中常採  
錄

子烏頭等並以蜀道出者佳按國語實莖于肉注  
云烏頭也爾雅云芟莖音斬注云烏頭苗也此物  
本出蜀漢其本名  
謹今訛為建云  
今疾病未去體疑其有毒舉而  
棄之則深痼不可為矣無毒而可口如甘草者烏

足賴本草云甘草國老味甘平無毒一名密草一名露草生回西川谷積

沙山及不敢為他人道也

某嘗從西山洞庭有東訪一窟戰國策曰馮諼謂

以免死者有三窟今為君一窟矣又晉史王衍居

宰輔不以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乃以弟澄為荆

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

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

矣比聞鄭長卿鄭大資億語唐子明唐侍郎云虜

酋嘗言過吳門無所得方知蘇人盡隱於太湖洞

庭山也吳郡圖經云包山在震澤中山有林屋洞

東武俗謂之洞庭魯哀公元年夫差敗越於夫椒

蓋此山也或曰太湖中别有夫椒山舊傳震澤七

十二山唯洞庭最巨耳既而悔之而未有所向重蒙啓諭尤

切感銘嘉禾秀州地名水村與吳興湖州地名接境可匿舍

處必有親舊以此屬使君者為占番數間以託餘

命如何  
蝟蟬玳烹出於暑中未嘗至晉陵境內常州地名遠蒙

分餉小舟晨夜兼馳後漢史光武紀晨二十枚皆

無恙拜貺荷顧存之厚東坡詩云一詩換得兩團

尖公所餉十倍而無一語之酬又以為作也東坡先生

謝丁公默送蝸蚌詩云溪邊石蟹小如錢喜見輪  
困赤玉盤半殼含黃宜點酒兩螯斫雪勸加餐  
珍海錯聞來久恠雨腥風入坐寒  
咲吳興饒太守一詩換得兩團尖

孫尚書內簡尺牘編註卷之六

孫尚書內簡尺牘編註卷之七

與蘇守季文

三帖

東坡先生道德文章師表百世雖山頽木壞不可

復見禮記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  
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

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太山其頽則吾將  
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始將

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  
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

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  
而丘般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奠於兩楹之間夫明

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而遺言翰墨典刑  
殆將死也蓋寢疾十日而沒

具存詩大雅云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其誦其書想見平生於今

四十年矣至言妙道固非淺陋所能彷彿而登門

庭望堂奧自謂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公集有荅季文書云

某讀東坡先生之文竟一篇則心目開通秋陽賦所謂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

初見父兄其樂蓋如此也先生以和陶詩屬黃門云吾將集而錄之以遺後之君子某致力於斯文

五十年矣至是得一言一句輒識其奇趣亦庶幾後之君子之一耶大全百斛明珠

既出紀次雜亂真贗相半某亦自謂獨識真者黃

門之文固奇矣亦不能亂也樂城集黃門之文也公集有大全跋尾云

如老蘇水官九日上魏公送僧智能三詩叔黨與風思子臺二賦亦附見此集余故兩存之東坡詩

文雖黃門之作猶不敢亂况餘子乎但此書改本

多誤後人耳目為可惜耳按東坡先生荅張文潛書云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

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

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故唯室

先生云東坡辨黃樓賦非代子由此所謂欲蓋而彰之也不圖衰晚乃得見公

幸甚過望方埃重詣扣所未喻又屬大暑不能出

昔孔北海寘虎賁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千五百人於座右

尚謂蔡中郎之不亡後漢史孔融傳融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

職賓客日盈其門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

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而况傳家衣鉢之所在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乎傳燈錄弘忍大師以法寶及所傳袈裟付六祖  
昔能居士跪受法衣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師曰  
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  
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至先天二年  
八月跣趺而化以十二月十三日入塔有達磨信  
衣中宗賜摩訶寶鉢方辯塑真道具等主塔侍者  
尸之云又古今詩話范魯公質舉進士和相疑愛  
其程文以自登第舊在十三人謂魯公曰公之詞  
業合在甲選斲屈十三人傳老夫衣鉢可乎魯公  
謝之後果至宰相亦且相其門生有獻詩者云從  
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藥城三集黃門手自編次固無遺矣東坡後集或  
云即劉元忠所集二十卷則容有未盡也奏議制  
誥世間所傳初無定本公家集可以一見乎公集別載

與季文一書云蒙賜書一篋初謂先生遺文之未  
刻者揭篋乃西臺澗上之文也拜賦欣感雖未能  
盡讀異時窺見一斑矣以是推比臨川刻荆公詩  
之先生遺文蓋未嘗至公所也

文王荆公文質本居十之一而錯謬不可讀江左  
諸人紀次豫章黃太史文也學者號曰豫章先生欲與一時文宗

方駕並馳而文多於詩三倍皆可惜也杜子美李

太白白樂天之文為庸俗所亂先生嘗太息於此

東坡先生答劉沔書云李太白韓退之如制誥奏  
白樂天詩文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

議及二集所不載者願季文速出與天下共之不

惟一新學者耳目庶幾不為庸俗所亂亦先生之

志也東坡先生答劉沔書云世之畜其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又多為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也

向來屢獲接奉殊慰宿昔別去公有桐江之後而某亦省妻母於臨安山中所過輒留抵重午方次村舍大暑中瘡瘍作厲爬搔次骨見王荆公詩集意緒無

聊酬荅書疏自不給故於左右之間缺然伏蒙遺

書累紙開讀汗下東坡先生初登第時以書見梅聖俞論貴賤貧富之樂聖俞持

示文忠公文忠公荅云具審秋暑動止勝常某度

暑當卜一欵尚冀回陳

### 與常守強朝議

某尚未瞻拜遽陳猥懇迫切之扣殊不獲已耳某

有沙田數頃屬晉陵今夏納大麥二十九石而縣

引忽科糴二百三十石驚問其故幹人云十數豪

戶計囑縣胥欲改屯田為稅田與之分受於是六

沙人戶闕然訴於縣庭以為科糴大麥十年矣六

沙係屯田故不預今忽承縣引改作稅田不知承

受甚處指揮如此知縣無以荅第云此是通判意

待新知府來與汝免却比聞乃不然竊恐又呈稟

誤左右之聽所以須至馳告大率縣道徵歛設有  
緩急一時之須邑人固當樂輸而不敢後今為縣  
三年矣無故作備孟子仲尼曰始作備者其無後  
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趙臺卿  
曰備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時以  
三良徇本由作備者也夫惡其始造故曰此其人  
無後嗣為六沙無窮之害且以某一户止納大麥二  
十九石而科糴二百三十石乃至八倍如何拱億  
本報也  
朝議期酌未甘遠信其說也幸甚幸甚

所謂沙田者江中漲沙也朝廷以三限錢募人圍  
裹耕種其中今日為田明日復墊陷為江不可知  
也故例作屯更籍今一日欲改作稅田為六沙之  
害既無明文乃欲假州郡之執行之何苦如此縣  
道科歛自有舊籍無恩無怨今欲奪此與彼而怨  
有所歸矣既欲改作論語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  
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苟應條法否縣道自行而令州郡與之任怨乎今  
一户之苗增八倍之糴其勢決無以輸送必用鞭  
笞前漢史刑法志曰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  
丞相御史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



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答者  
以六沙人戶之多  
積累數千之後則所用鞭朴  
前漢史刑法志曰薄刑用鞭朴注云朴杖也  
可勝計哉若蒙朝議為六沙人戶膏血折其萌芽  
無令暴吏產禍於一方則方之甘棠也

屬者欵門蒙宴勞送將之禮  
毛詩鹿鳴篇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

將其厚意甚寵舟還便當占叙感悰而書債滿前倚門

待報訓遣遂竟此歲辱枉誨存秬益媿恐即日履

茲歲元歲旦古謂之三元者以為歲之元日之元時之元也台候動止萬福

某已返故棲尚冀他日重詣不宣自接餘論前言

往行易大畜卦云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臺臺然如噉蔗晉顧

食其蔗從尾至本曰漸入佳境已到佳處唯恐盡也第以閑劇異

宜不敢久勤顧接何時從公數日之間陪侍蓬塵

塵鹿屬也其尾可為拂子晉王衍玉柄塵尾又王導長柄塵尾短轅犢車又酉陽雜俎塵尾能留紅

設

色置衣帛中經年不退以掃蠹不蠹傾困倒廩盡發其秘慰此區區唐韓文公集荅竇存亮書云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而藏德遁其光而不耀膠其口而不傳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倒廩傾困羅列而進也又東坡先生與劉宜翁書云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猶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

履端不獲面致頌言春秋傳云履端於始晉劉臻妻元日獻椒花頌重蒙

高文寵賁易序卦云賁者節也音閉啓讀三返不惟精深華妙

獨守家法而文從字順皆中律呂非近世之時文

也唐韓文公集南陽樊紹述墓誌銘云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

漢迄今用一律寥寥文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

此其躅輒復課數語以報珎投回啓具本集但有刻畫無

鹽之愧晉庾亮謂周顛曰人盛以君方樂廣顛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

某皇恐馳賜齋釀連日為左右費某飲屠蘇於老

幼之後二十年矣諛語陽秋云歲時有祓除不祥之具而元日尤多如桃版葦索

磔鷄之類是也飲屠蘇酒亦所以祓瘟禳惡而法必自幼飲何耶顧况歲日口號云還丹亦冥羞明

鏡手把屠蘇先少年白樂天元日贈劉夢得詩云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元日飲酒則先卑而

後尊自唐以來已如此矣四時令云進椒酒次第當從小起而董勛告晉海西令云小者得歲故

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更辱大貺輔以善頌其為後與酒亦不為無理

欣荷莫喻萬分

與常守徐計議

七帖

衰老不堪兒女之債責比客去已恍如醉夢中矣雪

餘台候萬福勝否比客過都迎餞良苦第當脂轄

送將淳于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無庸祝之

使生四角也唐陸龜蒙詩云安得一雙車輪一夜生四角一笑不宣

連日苦河魚之厄左傳申叔展語還無社曰有麥翅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曰

河魚腹疾奈何注曰麥翅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軍中不敢正言故作隱語既止

復作尚未脫然久不遣記辱誨問喜愧具審秋暑

台候勝常七夕祈巧於天孫剖瓜插竹兒女紛然

唐柳先生集乞巧文云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饗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綵剖瓜犬牙且拜

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孟秋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駟去蹇拙

手自開利組紵縫製將以某視之殆求福於木居

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

士之類邪唐韓文公集題木居士詩云火透波穿

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不宣

連夕大風雨木拔禾書金縢篇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

斯拔耶屋瓦飛發後漢史光武紀會大雷雨屋瓦皆飛是何祥也某

有薄田在江上饘粥於是注見楊州榮守帖中適此潮漲聞

已潰圍而入始有卒歲之憂也謾私布之

奉告喜聆連雨台候勝常四姬酒竟欲遣風雨作  
崇遂少留然竟不免踏雨而去田舍荒陋春色所  
不到而連夕有一咲之適使君班春之所及也

長老彥端者住湖沃金沙已十年精練有行業日

持鉢歛飯以給諸瓢公與莫內翰云諸瓢全至而此帖復云以給諸瓢蓋以僧

童頂為葫蘆耳補苴一壞刹韓文公集進學解補苴罅漏

亦垂就近又營一大藏一方翕然捐金錢如響應

鳩材陶瓦且涓日上梁矣聞州帖以疾病遣代此

必有誤左右之聽者公封內百餘刹奉佛齊衆不

營一毫之私惟此公與資聖老尼耳公集載常州資聖禪院與

造記云按圖經唐咸通中所營也距今二百餘年顏垣敗宇旁穿上漏數尼舍其中以刺綉織緹為

衣食業清智大師普璿既至始改号資聖云如光孝而下皆可取而代

也前漢史項羽傳秦始皇東游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口曰無妄言族矣湖沃

士大夫以其墳墓所在熟識其人一狀屬以馳告

上丐俯從少慰輿望

道義流聞服膺記中庸篇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

也之已久公方踐高華而某以廢錮待盡於丘園趣

舍異路無從一詣望絕塵而瞠若注見二卷胡樞密帖莫喻

此心小雨遂凉共惟台候萬福審已開藩吏民胥  
慶獨有衰老不獲踵下客之後必登此意

某宣和癸卯兩過南都獨被大丞相禮遇之渥具  
飯置酒每居客右建炎初又嘗一再見於里第公集

載與丞相徐公帖云道出維陽嘗獲一再見接待音誨便蒙知遇云追懷曩遇俯仰

十五年遂隔幽顯而公適臨此州盛德之後風烈

故存區區欲見之心固已坐馳矣

李學士注孫堂書內簡尺牘卷之十一

與揚州榮守

二帖

淮海連帥之重控引百城

秦觀揚州集序曰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

既瀕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

西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

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北据淮東

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以來既置刺史州

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推其刺史所治而已。毛詩

旄立衛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又前漢志曰十

國為連異時注見五卷湖謀帥故事春秋僖二十

連有率宋宋如晉告急於是乎蒐于被廬當有秘殿延閣

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云當有秘殿延閣

之寵前漢劉歆上畧曰武帝廣獻書之路百年之

延閣廣為一時兵民瞻望之華除書想已在途朝

夕以冀也  
某蒙垢自屏名迹湮淪故聲問不接於隸人之聽

春秋左氏傳曰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也前漢武五子傳曰隸臣耳顏師古注曰隸賤也屬者注見西卷平寓書左傳子產寓書於率意冒

陳方極慙懼重塵報貺敦尚一日之雅前漢書谷一日之雅左右之介顏師古詞義卓然三復感嘆

注曰雅素也言非素宿之交沙頭薄田饘粥於是春秋左氏傳第二十一正考父

予三數逋客前漢武帝紀諸侯逋貸顏師古注曰逋亡也又負官物亡匿不還者皆謂

之逋今先生借用逋客二字見席卷而去詩栢舟

北山移文云為君謝逋客是也席卷而去詩栢舟

心匪席不可卷也又前漢書過秦論曰人牛俱亡

席卷天下又朱買臣傳曰席卷南曲蒙眷恤申飭吏卒

東坡先生雪齋詩曰開門不見人與牛唯見空庭滿山雪

盡執以歸一方為之竦動自今一飽皆出大惠區

區注見西卷空言豈勝占叙萬分前漢書谷永傳

分顏師古注曰言萬分之一又曰報塞萬一又張釋之傳曰如有萬分一

與無為趙守按揚無為集序四帖

慕容胡源詣鈴下注見西卷嘗寓一書已省察否

也忽枉墜教伏審初暑台候萬福鄉大夫行春後

昔崔篆為建新大尹到官不行飛蓋紛然文選魏

縣門下掾倪敞諫乃強起班春託後車者十數

宴詩曰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毛詩黃鳥篇曰命彼後秉燭而後返濡須過客稀

少九域志曰同廬州無為軍太平興國三年以廬  
州巢縣為鎮建軍治無為縣屬淮南南路又吳志  
云建安十六年吳大帝孫權始自京口徙治秣陵  
十七年初作濡須塢於河西以拒曹操時操以步  
兵號四十萬列營出濡須口權以七萬當之十八  
年權與操自持於濡須行五六里四作鼓吹而退  
云無迎餞之勞必專此一適也不宣

鈴齋吏退交親慶吊之書部刺史錢穀甲兵之間

訓應無餘日矣而存錄之厚高情妙語支遁謝綽君何如許

詢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拊慰三復注見五卷

非寒温之常談區區愧謝不能喻也

春晚繫舟津亭便趨舍下杜詩云舍下筭穿壁審已造朝旋

聞按節江左前漢書子虛賦曰按節未舒顏師古注曰按節猶弭節也世以江南西路

為江右以江南東路為江左也為公拊髀而喜前漢書馮唐傳云

賈誼傳注髀股骨也音陞而不果寓一書衰遲廢禮迨今惕然

寒令侵嚴伏惟台候萬福踐長玉燭寶典曰冬至日南景極長律中

黃鍾琯最長故有履長之賀又魏曹植曰冬至獻履所以迎福踐長也宜介朋來之

福周易復卦出入無疾朋來相望一涯第切馳頌

不宣

鍾陵按吳志孫權葬蔣陵今縣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又徐援釋問畧曰建康東北十里鍾山

舊名金山漢末金陵尉蔣子文討賊戰亡靈發於山因立蔣使君祠故號蔣山又輿地圖曰鍾山元

皇渡江之年有紫雲晨見又王謙  
之州陽記曰蔣山其形象龍云  
舊國注見四卷

故都江山雄奇天下絕境東坡先生與佛印禪師書云冠絕境大士所

廬又九域志曰齊州靈岩荊州玉泉潤州栖霞台  
州國清為四絕今栖霞在建康之攝山不隸南徐

矣部使者風采震疊百城毛詩時邁篇曰薄言震

疊懼也箋云莫而方外之樂東坡先生送楊傑

不動懼而服子嘗奉使登山絕頂雞一鳴見日出又余嘗以

麗僧統過錢塘皆以王事而從方外之一行作吏

樂善哉未曾有也作是詩以送之云晉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曰遊山澤觀

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豈復有一適

如公者乎

### 與鄭大資

名億年字長卿

二十帖

某自亡女逝去老幼更病舍第尤劇幾至委頓比

幸小間又省妻母之喪於餘杭境內兩過姑蘇臺

下注見四卷平壯麗冠絕一時而顯道亦下世侍

即喚之望之黯然江淹別賦云真羊曇西州之路

也晉史謝安與謝玄睹墅顧謂甥羊曇曰以墅乞

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門曇悲感以馬策叩亡女

葬送種種不集遠日屢改擾擾遂竟此歲春中當

有瞻拜之望詳見公集中祭



分賜表勲思春名酒固非田舍翁所宜有南史宋高祖紀

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堂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答

獨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又領海錯五十年

皆水陸之品屬此時序親客來過樽俎暴富東坡先生

與程全父推官啓云兒子到此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一部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

也呵 豈但一夫區區欣荷之私

輟賜二漢紀所未見之書也後漢史荀悅字仲豫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病中無所為日讀一

編旬日遂竟此書文辭議論有可取誠如所喻者

但方之溫公通鑑則不逮矣何如司馬溫公約戰國至秦二世如

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至五代上下一千二百六十五載凡二百九十四卷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漢紀親為製序賜名資治

冬序已過半司寒者猶未用事而陽已復矣冬至一陽

復偶記今夏暑雨彌月三伏凄然已而復張可以

鑠金石楚詞招菟云十日用此占之必不但已便

當塞向注見一卷信以竢也傳聞山陵園寢卜地

於會稽百神朝禹葬遂復見於今日墨子曰禹葬於會稽之山

既葬收餘壤其上

公奉詔臨按若進一言用霸陵

故事則不必錮南山之石以為固也

前漢史文帝崩遺詔霸陵

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以乙巳葬霸陵注云霸陵在長安南地張釋之傳云從行至霸陵上臨廁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却卿道也使夫人鼓瑟吐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此山石為椁用紵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又劉向上疏諫延陵制度奢泰亦引

此

自聞大學士之命

謂加資政時也

即具書字已漫而子虛

所遣介竟不至又為左右所先雖恃寬貸不計此

未度念之踧踖如芒刺之在背

前漢史霍光駢乘宣帝若芒刺在背

即日履茲歲端共惟鈞候萬福徒御暫惕高隱春

晚定卜一見之日

某辭奉歲餘日從事於巫鑿卜祝之間雖寒温之

常談亦不獲致前顧以素性遲鈍不及事亦未嘗

廢禮如此念之蹙然

南華真經曰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注云蹙然驚悚兒也

淞東水潦之厄百歲父老以為未嘗有也百戰之

餘幸此小愒而陰沴復爾泝水儆予必有以檻塞

大異窮陋猶未之聞也

前漢史谷永曰丞相父子中尚書官官檻塞大異皆

瞽說歎天者也類師古注曰檻義取檻柙之檻檻猶閑也其字从木

具聞茵鼎之造而不敢數陳竿牘注見三卷以溷

省覽即日新涼共惟鈞侯萬福伏審已還舊物注見

九卷常守湯舍人帖以輿論占之召節在淹速之間耳

李即丞歸安縣名屬湖州代期已至遣婦挾二雛唐杜

徐卿二子歌云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先還已而得旨揮經界官當

代者更給兩月之俸與新任同結絕廼許去書來

言吳興經界數月簿書如山一旦毀棄不用鼎新

為之決非兩月所能辦而替罷之官無治所無使

令無俸祿不任事實同拘囚竊意元台長至必通

餉問欲乞一言薦達負薪之子史記楚相孫叔敖

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

居數年其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

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撫掌談笑歲餘像孫叔

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

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請歸

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優孟復來

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

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

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

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苦難以得食

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

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

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

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  
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乃召孫叔敖子封  
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或蒙哀憐遂得脫去不知如

何濱老已甘心州縣不敢他冀按公集載與胡尚書帖云過桂林少

留始識李士美丞相諸子數相過其款第三子名濱老初與程昌禹聯親丞相薨背不如約某議以女子歸之而蒙恩自便遂携以俱四月中屬不獲已畢結矣沉厚寡言能記問佳公子也

已干冒如得一堂除諸司幹官過所望矣否則乞

書抵版曹脫去錮留之患更望詳酌渠公自小官

至大用皆大丞所拔而濱老又以迫切之扣有望

於門下必辱赦其狂也

時序如流歲星更始初欲具一書馳慰顧以寒温

之常談何補於左右及是拜賜䟽慢廢禮不能自

文也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

某不侍坐歲一周矣企踵門墻實勞鑒察寐即日秋

暑氣候不齊共惟鈞候萬福某衰病日侵百念灰

槁注見九卷與台守曾即中帖尚能乘牛車造東閣一觀天下

奇士注見三卷楊樞密帖晨夕以冀

某為農十年今復為圃比從舍旁闢地數十畝䟽

一溝累土為培塿左傳曰部塿無松栢說文曰培塿小土山號言曰冢秦晉之間

謂培塿風俗通曰培塿者即鼻之類也今齊魯之間謂山之小高者曰培塿種竹樹環

之以玩物之變秦故侯召平漢書召音邵種瓜東陵漢

興不肯仕遂客於蕭侯而先物之幾獨見於置衛

之寵前漢史蕭何傳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上已聞誅信

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

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吊召平者故秦

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

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

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

置衛者以今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

君非以寵君願君讓封勿受悉其他日尚得以蒼

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

顏白髮綴東閣之下陳也

伏蒙存錄之厚貶賜誨飭許臨豈敢望也某歸田

五年未嘗一詣城府後漢史龐公者南郡襄陽人

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

公他日少留吳門里第扁舟出境伏謁門下固無

嫌也

某乘衰作病忽得浮腫於面目手足之間而踈率

少思不計後患輒進瞑眩孟子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以取一

快病去體而氣索然如憑虛履空不知身世之所

在調護注見亦卷秦直閣帖逾兩月猶未復其故孫子告別

扶憊占叙一二尚有欲言者更埃一信

某識暗才下仕不知止遂觸嚴譴蒙垢累年其其

如齋詩谷風篇誰為茶苦其其如齋無可悔者側聆召節行次里

門拊髀注見本卷趙守帖欲起而衰老多畏屏迹田間竟

不獲一望前塵於道路之側區區此心必蒙炤亮

○不侍燕几歲行兩周懼涉踈慢始卜一詣而暑

中屢屨巾屨更蒙殊遇可謂欣榮舟還瘡瘍作於

下體遇暑益甚塊坐一榻久不上狀即日鈞侯復

何如三伏之暑敗於苦雨終日凄凄已而復張如

被焚灼彌月猶未衰止所冀慎疾語述而篇子之所慎齊戰疾

### 以前徵拜

某日佇徵召如望歲矣然一榻危坐門以兩版叢

其間有與晤語者其自為計則善矣當如蒼生何

某度暑欲候門不知尚及一見否也

辭去之明日入吳門見五馬韓文辨證云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

卿駟馬右駢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駢太守

有功德者加秩中二千石王成乃有右駢故以五

馬為太守美稱又東方朔傳郡守駟馬駕車一

馬行春又衛宏輿服志曰諸侯駟馬附以一馬又南史柳景元兄弟五人並為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逶迤又謝靈運為永嘉太守常以五馬自隨立五馬坊五馬亭云縱觀宮室府庫之盛焚蕩之餘追復

舊觀十已七八而姑蘇兩館宏麗絕一時北客處

之當識郡太守體上之人待與國之意亦一助也

前漢史張良傳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必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

去門墻未久寒暑一變又復歲窮區區感戀寸陰

可惜晉陶侃曰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即日冬序晏

温注見士卷張侍郎帖共惟台候萬福某病瘡瘍久而後復

雖云疾病在膚革之間而面墻塊坐憤憤兩時注並

見前書郵不繼又以愧恐

蒙示晁文允法藏碎金正奉大夫守禮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

御史臺柱國賜紫金魚袋翰林學士晁迥亦未見春

之書也文允官成名丘宗向佛乘佛氏之經有大小二乘又

以莊老莊周著書號曰莊子凡三十三篇老子周杜下史著書八十一篇道德儒書

會而為一尤喜向子平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之說

後漢史向晨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讀易至損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

生何一卷之中三復其言信乎有得於其間也某

讀之終篇稍識歸宿之處別具稟扣

子虛言如夫人得疾不可救療執事以嘗護衣箒

之故韓文辨證云即官漢置韓文女侍二人執香護衣殊不釋然計今悼念

當少衰否若猶未也不若推一念於佛僧升濟幽  
冥以資前路若區區刺舟記遺呂氏春秋古人劍  
墜水刺舟以求  
非徒亡益也僭易皇恐

孫尚書內簡尺牘編註卷之七



